說苑/卷1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善說

說苑
奉使
作者：劉向

權謀

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，既曰：「大夫無遂事。」不得擅生事矣。又曰：「出境可以安社稷，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。」既曰：「大夫以君命出，進退在大夫」矣，又曰：「以君命出，聞喪徐行而不反」者，何也？曰：「此義者各止其科，不轉移也。不得擅生事者，謂平生常經也；專之可也者，謂救危除患也；進退在大夫者，謂將帥用兵也；徐行而不反者，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。公子子結擅生事，春秋不非，以為救莊公危也。公子遂擅生事，春秋譏之，以為僖公無危事也。故君有危而不專救，是不忠也。若無危而擅生事，是不臣也。傳曰：『詩無通詁，易無通吉，春秋無通義。』此之謂也。」

趙王遣使者之楚，方鼓瑟而遣之，誡之曰：「必如吾言。」使者曰：「王之鼓瑟，未嘗悲若此也！」王曰：「宮商固方調矣！」使者曰：「調則何不書其柱耶？」王曰：「天有燥濕，絃有緩急，宮商移徙不可知，是以不書。」使者曰：「明君之使人也，任之以事，不制以辭，遇吉則賀之，凶則弔之。今楚、趙相去，千有餘里，吉凶憂患，不可豫知，猶柱之不可書也。詩云：『莘莘征夫，每懷靡及。』」

楚莊王舉兵伐宋，宋告急，晉景公欲發兵救宋，伯宗諫曰：「天方開楚，未可伐也。」乃求壯士，得霍人解揚，字子虎，往命宋毋降，道過鄭，鄭新與楚親，乃執解揚而獻之楚。楚王厚賜，與約，使反其言，令宋趣降，三要，解揚乃許。於是楚乘揚以樓車，令

呼宋使降，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：「晉方悉國兵以救宋，宋雖急，慎毋降楚，晉今至矣。」楚莊王大怒，將烹之，解揚曰：「君能制命為義，臣能承命為信，受吾君命以出，雖死無二。」王曰：「汝之許我，已而倍之，其信安在？」解揚曰：「死以許王，欲以成吾君命，臣不恨也。」顧謂楚君曰：「為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。」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。於是莊公卒赦解揚而歸之。晉爵之為上卿。故後世言霍虎。

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鄢陵，鄢陵君辭而不受，使唐且謝秦王。秦王曰：「秦破韓滅魏，鄢陵君獨以五十里地存者，吾豈畏其威哉？吾多其義耳。今寡人以十倍之地易之，鄢陵君辭而不受，是輕寡人也。」唐且避席對曰：「非如此也。夫不以利害為趣者，鄢陵君也。夫鄢陵君受地於先君而守之。雖復千里不得當，豈獨五百里哉？」秦王忿然作色，怒曰：「公亦曾見天子之怒乎？」唐且曰：「王臣未曾見也。」秦王曰：「天子一怒，伏尸百萬，流血千里。」唐且曰：「大王亦嘗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？」秦王曰：「布衣韋帶之士怒也，解冠徒跣，以頸顙地耳，何難知者。」唐且曰：「此乃匹夫愚人之怒耳，非布衣韋帶之士怒也。夫專諸刺王僚，彗星襲月，奔星晝出；要離刺王子慶忌，蒼隼擊於臺上；聶政刺韓王之季父，白虹貫日，此三人皆布衣韋帶之士怒矣。與臣將四士，含怒未發，　厲於天。士無怒即已，一怒伏尸二人，流血五步。」即案匕首起視秦王曰：「今將是矣。」秦王變色長跪曰：「先生就坐，寡人喻矣。秦破韓滅魏，鄢陵獨以五十里地存者，徒用先生之故耳。」

齊攻魯。子貢見哀公，請求救於吳。公曰：「奚先君寶之用？」子貢曰：「使吳責寶而與我師，是不可恃也。」於是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。子貢謂吳王曰：「齊為無道，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，且魯賦五百，邾賦三百，不識以此益齊，吳之利與？非與？」吳王懼，乃興師救魯。諸侯曰：「齊伐周公之後，而吳救之。」遂朝於吳。

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，三年，使不往來，舍人趙倉唐進稱曰：「為人子，三年不聞父問，不可謂孝。為人父，三年不問子，不可謂慈。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？」太子曰：「願之久矣。未得可使者。」倉唐曰：「臣願奉使，侯何嗜好？」太子曰：「侯嗜晨鳧，好北犬。」於是乃遣倉唐　北犬，奉晨鳧，獻於文侯。倉唐至，上謁曰：「孽子擊之使者，不敢當大夫之朝，請以燕閒，奉晨鳧，敬獻庖廚，　北犬，敬上涓人。」文侯悅曰：「擊愛我，知吾所嗜，知吾所好。」召倉唐而見之，曰：「擊無恙乎？」倉唐曰：「唯唯。」如是者三，乃曰：「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，名之，非禮也。」文侯怵然為之變容。問曰：「子之君無恙乎？」倉唐曰：「臣來時，拜送書於庭。」文侯顧指左右曰：「子之君，長孰與是？」倉唐曰：「禮，擬人必於其倫，諸侯毋偶，無所擬之。」曰：「長

大孰與寡人。」倉唐曰：「君賜之外府之裘，則能勝之，賜之斥帶，則不更其造。」文侯曰：「子之君何業？」倉唐曰：「業詩。」文侯曰：「於詩何好？」倉唐曰：「好晨風、黍離。」文侯自讀晨風曰：「　彼晨風，鬱彼北林，未見君子，憂心欽欽，如何如何，忘我實多。」文侯曰：「子之君以我忘之乎？」倉唐曰：「不敢，時思耳。」文侯復讀黍離曰：「彼黍離離，彼稷之苗，行邁靡靡，中心搖搖，知我者謂我心憂，不知我者謂我何求？悠悠蒼天，此何人哉？」文侯曰：「子之君怨乎？」倉唐曰：「不敢，時思耳。」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，敕倉唐以雞鳴時至。太子起拜，受賜發篋，視衣盡顛倒。太子曰：「趣早駕，君侯召擊也。」倉唐曰：「臣來時不受命。」太子曰：「君侯賜擊衣，不以為寒也，欲召擊，無誰與謀，故敕子以雞鳴時至，詩曰：『東方未明，顛倒衣裳，顛之倒之，自公召之。』」遂西至謁。文侯大喜，乃置酒而稱曰：「夫遠賢而近所愛，非社稷之長策也。」乃出少子摯，封中山，而復太子擊。故曰：「欲知其子，視其友；欲知其君，視其所使。」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為慈父，而擊為孝子。太子乃稱：「詩曰：『
鳳凰于飛，噦噦其羽，亦集爰止，藹藹王多吉士，維君子使，媚于天子。』舍人之謂也。」

楚莊王欲伐晉，使豚尹觀焉。反曰：「不可伐也。其憂在上；其樂在下。且賢臣在焉，曰沈駒。」明年，又使豚尹觀，反曰：「可矣。初之賢人死矣。諂諛多在君之廬者，其君好樂而無禮；其下危處以怨上。上下離心，興師伐之，其民必反。」莊王從之，果如其言矣。

梁王贅其群臣而議其過，任座進諫曰：「主君國廣以大，民堅而眾，國中無賢人辯士，奈何？」王曰：「寡人國小以狹，民弱臣少，寡人獨治之，安所用賢人辯士乎？」任座曰：「不然，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，魯君患之，召其相曰：『為之奈何？』相對曰：『夫柳下惠少好學，長而嘉智，主君試召使於齊。』魯君曰：『吾千乘之主也，身自使於齊，齊不聽。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，使之又何益乎？』相對曰：『臣聞之，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。今使柳下惠於齊，縱不解於齊兵，終不愈益攻於魯矣。』魯君乃曰：『然乎？』相即使人召柳下惠來。入門，袪衣不趨。魯君避席而立，曰：『寡人所謂飢而求黍稷，渴而穿井者，未嘗能以觀喜見子。今國事急，百姓恐懼，願藉子大夫使齊。』柳下惠曰：『諾。』乃東見齊侯。齊侯曰：『魯君將懼乎？』柳下惠曰：『臣君不懼。』齊侯忿然怒曰：『吾望而魯城，芒若類失亡國，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，吾視若魯君類吾國。子曰不懼，何也？』柳下惠曰：『臣之君所以不懼者，以其先人出周，封於魯，君之先君亦出周，封於齊，相與出周南門，剖羊而約曰：「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，令其

罪若此刳羊矣。」臣之君固以刳羊不懼矣，不然，百姓非不急也。』齊侯乃解兵三百里。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，至解齊，釋魯之難，奈何無賢士聖人乎？」

陸賈從高祖定天下，名為有口辯士，居左右，常使諸侯，及高祖時，中國初定，尉佗平南越，因王之，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，為南越王。陸生至，尉佗椎結箕踞見陸生。陸生因說佗曰：「足下中國人，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。今足下棄反天性，捐冠帶，欲以區區之越，與天子抗衡為敵國，禍且及身矣。且夫秦失其政，諸侯豪傑並起，惟漢王先入關，據咸陽，項籍倍約，自立為西楚霸王，諸侯皆屬，可謂至彊。然漢王起巴蜀，鞭笞天下，劫諸侯，遂誅項羽，滅之。五年之間，海內平定，此非人力，天之所建也。天子聞君王王南越，不助天下誅暴逆，將相欲移兵而誅王，天子憐百姓新勞苦，且休之，遣臣授君王印，剖符通使，君王宜郊迎，北面稱臣，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，屈彊於此，漢誠聞之，掘燒君王先人冢墓，夷種宗族，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，越則殺王以降漢，如反覆手耳。」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，謝陸生曰：「居蠻夷中久，殊失禮義。」因問陸生曰：「我孰與蕭何、曹參、韓信賢？」陸生曰：「王似賢。」復問：「我孰與皇帝賢？」陸生曰：「皇帝起豐沛，討暴秦，誅強楚，為天下興利除害，繼五帝三王之業，統理中國，中國之人以億計，地方萬里，居天下之膏腴，人眾車輿，萬物殷富，政由一家，自天地剖判，未嘗有也。今王眾不過數十萬，皆蠻夷，踦　山海之間，譬若漢一郡，何可乃比於漢王？」尉佗大笑曰：「吾不起中國故王此，使我居中國，何遽不若漢。」乃大悅陸生，與留飲數月。曰：「越中無足與語，至生來，令我日聞所不聞。」賜陸生橐中裝，直千金，佗送亦千金。陸生拜尉佗為南越王，令稱臣，奉漢約。歸報，高祖大悅，拜為太中大夫。

晉楚之君相與為好會於宛丘之上。宋使人往之。晉、楚大夫曰：「趣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，我為見子焉。」使者曰：「冠雖弊，宜加其上；履雖新，宜居其下；周室雖微，諸侯未之能易也。師升宋城，猶不更臣之服也。」揖而去之，諸大夫瞿然，遂以諸侯之禮見之。

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，梁王之臣曰「韓子」，顧謂左右曰：「惡有以一枝梅，以遺列國之君者乎？請為二三日慚之。」出謂諸發曰：「大王有命，客冠則以禮見，不冠則否。」諸發曰：「彼越亦天子之封也。不得冀、兗之州，乃處海垂之際，屏外蕃以為居，而蛟龍又與我爭焉。是以剪髮文身，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，將避水神也。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，不冠則否。假令大國之使，時過弊邑，弊邑之君亦有命矣。曰：『客必剪髮文身，然後見之。』於大國何如？意而安之，願假冠以見，意如不安，願無變國俗。」梁王聞之，披衣出，以見諸發。令逐韓子。詩曰：「維君子使，媚于天子。」若此之謂

也。

晏子使吳，吳王謂行人曰：「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於辭，習於禮者也，命儐者：客見則稱天子。」明日，晏子有事，行人曰：「天子請見。」晏子憱然者三，曰：「臣受命弊邑之君，將使於吳王之所，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，敢問吳王惡乎存？」然後吳王曰：「夫差請見。」見以諸侯之禮。

晏子使吳，吳王曰：「寡人得寄僻陋蠻夷之鄉，希見教君子之行，請私而毋為罪！」晏子憱然避位矣。王曰：「吾聞齊君蓋賊以慢，野以暴，吾子容焉，何甚也？」晏子逡巡而對曰：「臣聞之，微事不通，麤事不能者必勞；大事不得，小事不為者必貧；大者不能致人，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，此臣之所以仕也。如臣豈能以道食人者哉？」晏子出。王笑曰：「今日吾譏晏子也，猶裸而訾高橛者。」

景公使晏子使於楚。楚王進橘置削。晏子不剖而并食之。楚王曰：「橘當去剖。」晏子對曰：「臣聞之，賜人主前者，瓜桃不削，橘柚不剖。今萬乘無教，臣不敢剖，然臣非不知也。」

晏子將使荊，荊王聞之，謂左右曰：「晏子賢人也，今方來，欲辱之，何以也？」左右對曰：「為其來也，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。」於是荊王與晏子立語。有縛一人，過王而行。王曰：「何為者也？」對曰：「齊人也。」王曰：「何坐？」曰：「坐盜。」王曰：「齊人固盜乎？」晏子反顧之曰：「江南有橘，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，生不為橘，乃為枳，所以然者何？其土地使之然也。今齊人居齊不盜，來之荊而盜，得無土地使之然乎？」荊王曰：「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。」

晏子使楚。晏子短，楚人為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。晏子不入，曰：「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。今臣使楚，不當從此門。」儐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。王曰：「齊無人耶？」晏子對曰：「齊之臨淄三百閭，張袂成帷，揮汗成雨。比肩繼踵而在，何為無人？」王曰：「然則何為使子？」晏子對曰：「齊命使各有所主。其賢者使賢主，不肖者使不肖主。嬰最不肖，故宜使楚耳。」

秦、楚鷇兵，秦王使人使楚，楚王使人戲之曰：「子來亦卜之乎？」對曰：「然！」「卜之謂何？」對曰：「吉。」楚人曰：「噫！甚矣！子之國無良龜也。王方殺子以釁鐘，其吉如何？」使者曰：「秦、楚鷇兵，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，則吾王知警戒，整齊

兵以備楚，是吾所謂吉也。且使死者而無知也，又何釁於鐘，死者而有知也，吾豈錯秦相楚哉？我將使楚之鐘鼓無聲，鐘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。夫殺人之使，絕人之謀，非古之通議也。子大夫試熟計之。」使者以報楚王。楚王赦之。此之謂「造命」。

楚使使聘於齊，齊王饗之梧宮。使者曰：「大哉梧乎！」王曰：「江海之魚吞舟，大國之樹必巨，使何怪焉！」使者曰：「昔燕攻齊，遵雒路，渡濟橋，焚雍門，擊齊左而虛其右，王歜絕頸而死於杜山；公孫差格死於龍門，飲馬乎淄、澠，定獲乎琅邪，王與太后奔于莒，逃於城陽之山，當此之時，則梧之大何如乎？」王曰：「陳先生對之。」陳子曰：「臣不如刁勃。」王曰：「刁先生應之。」刁勃曰：「使者問梧之年耶？昔者荊平王為無道，加諸申氏，殺子胥父與及兄。子胥被髮乞食於吳。闔廬以為將相。三年，將吳兵復讎乎楚，戰勝乎柏舉，級頭百萬，囊瓦奔鄭，王保於隨。引師入郢，軍雲行乎郢之都。子胥親射宮門，掘平王冢，笞其墳，數其罪。曰：『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。』士卒人加百焉，然後止。當若此時，梧可以為其●矣。」

蔡使師強、王堅使於楚。楚王聞之，曰：「人名多章章者，獨為師強王堅乎？」趣見之，無以次，視其人狀，疑其名而醜其聲，又惡其形。楚王大怒曰：「今蔡無人乎？國可伐也。有人不遣乎？國可伐也。端以此誡寡人乎？國可伐也。」故發二使，見三謀伐者蔡也。

趙簡子將襲衛，使史黯往視之，期以一月六日而後反。簡子曰：「何其久也？」黯曰：「謀利而得害，由不察也。今蘧伯玉為相，史　佐焉，孔子為客，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。易曰：『渙其群，元吉。』渙者賢也，群者象也，元者吉之始也。渙其群，元吉者，其佐多賢矣。」簡子按兵而不動耳。

魏文侯使舍人毋擇，獻鵠於齊侯。毋擇行道失之。徒獻空籠，見齊侯曰：「寡君使臣毋擇獻鵠，道飢渴，臣出而飲食之，而鵠飛沖天，遂不復反。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，惡有為其君使，輕易其弊者乎？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頭，腐肉暴骨於中野也，為吾君貴鵠而賤士也。念思非敢走陳、蔡之間也，惡絕兩君之使，故不敢愛身逃死，來獻空籠，唯主君斧質之誅。」齊侯大悅曰：「寡人今者得茲言，三賢於鵠遠矣。寡人有都郊地百里，願獻於大夫以為湯沐邑。」毋擇對曰：「惡有為其君使而輕易其弊，而利諸侯之地乎？」遂出不反。

此西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